

中樓里

東豐路旁「最熟悉的陌生人」

歷史系\洪綉雅

一、前言：大學城旁的「原」住民

說起本校學生出沒的區域，最常聯想到的是南側的育樂街商圈——無論你喜不喜歡這裡的食物。較少被提及的是位於北側，就與醫學院力行校區一路之隔的勝利路一代，是另一處學生們課後日常與租屋消費的出沒地帶，不同於成大校址位於東區，這裡是臺南市北區的中樓里。關於中樓，你知道多少呢？

就位於東豐路另一側，我們對這個社區的認識，可能還不及於成大師生透過USR計劃探索的臺南市左鎮區，明明位於市區，我們都常有機會「過徑」中樓。但關於這裡的故事、住在這裡的人是誰、大多從何哪些行業？我們卻是一無所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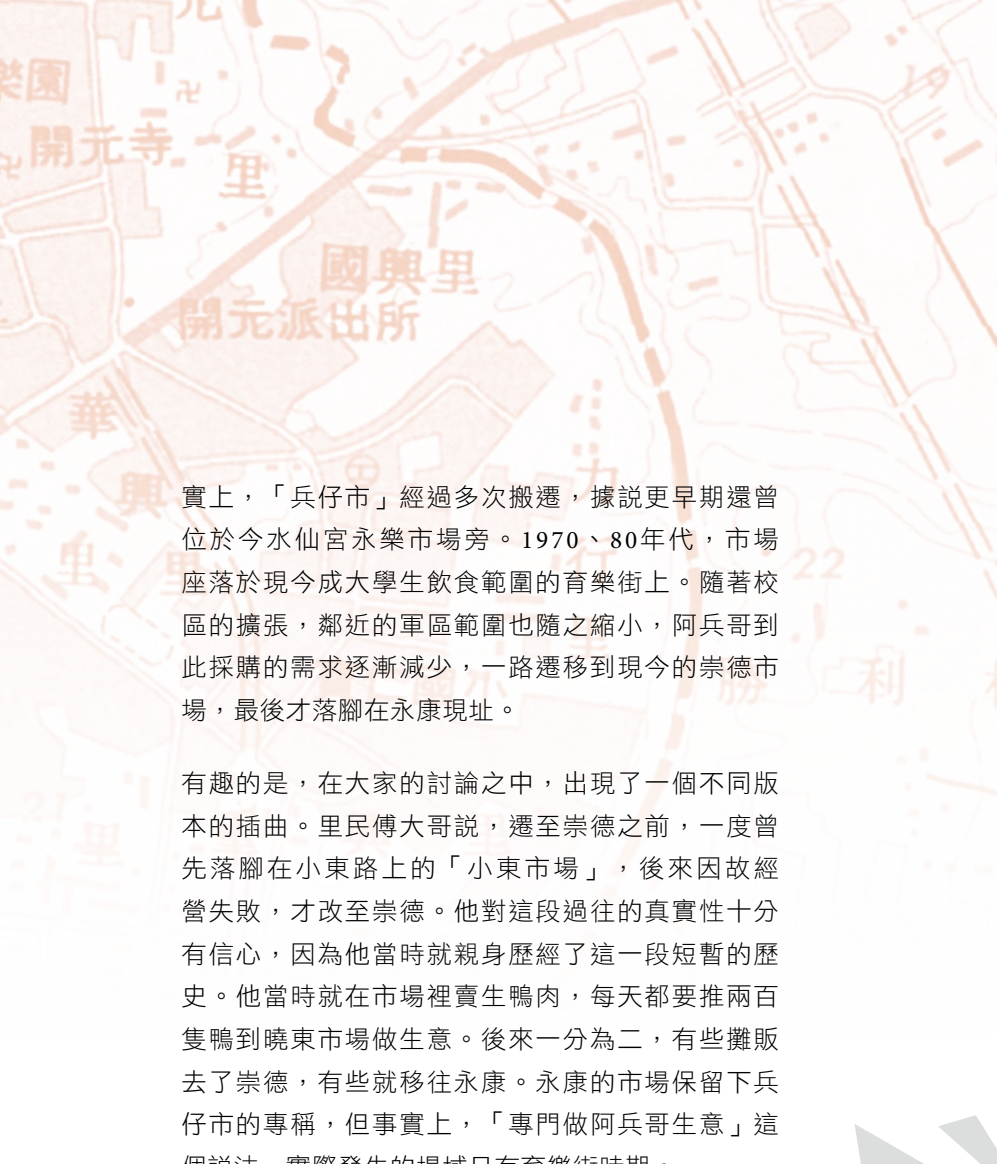
反之，對居住在這裡的里民而言，大學校園的存在，帶來哪些生活上的改變？當我們嘗試理解成大發展的校史時，為何我們會遺忘了這一群，在此生活三代、看著校園空間變遷的「原住民」，就是為我們介紹校園歷史的最佳人選。

二、中樓與育樂街：田野報導人就在你身邊

無論是「踏溯課程」或是USR計畫，與臺南城市發展有關的歷史已課程或計畫的形式，讓學生有機會以行動學習、認識歷史。然而，越是近在眼前的，越容易被忽略。近在眼前的中樓里，除了是理解校區過去的重要媒介，若能主動邀請社區里民擔任說故事的角色，里民與學生的互動機會，更可成為學校經營在地關係的一種方法。

現況卻是，里民和成大師生成為彼此「最熟悉的陌生人」，成大師生對中樓里的歷史，乃至於另一側育樂商圈早期曾是「兵仔市」的過往，所知甚少，實為可惜。有地緣關係的中樓里民，就有人在育樂街的兵仔市裡擺攤維生，對育樂街商圈的空間變遷，細數從前……

中樓里住商混合，卻沒有太大的腹地可以「結市」做生意。因此，要做生意，就要往育樂街後站的兵仔市而去。如果你對臺南的市場有些許概念，就會馬上聯想到是位於永康區中華路上「兵仔市」。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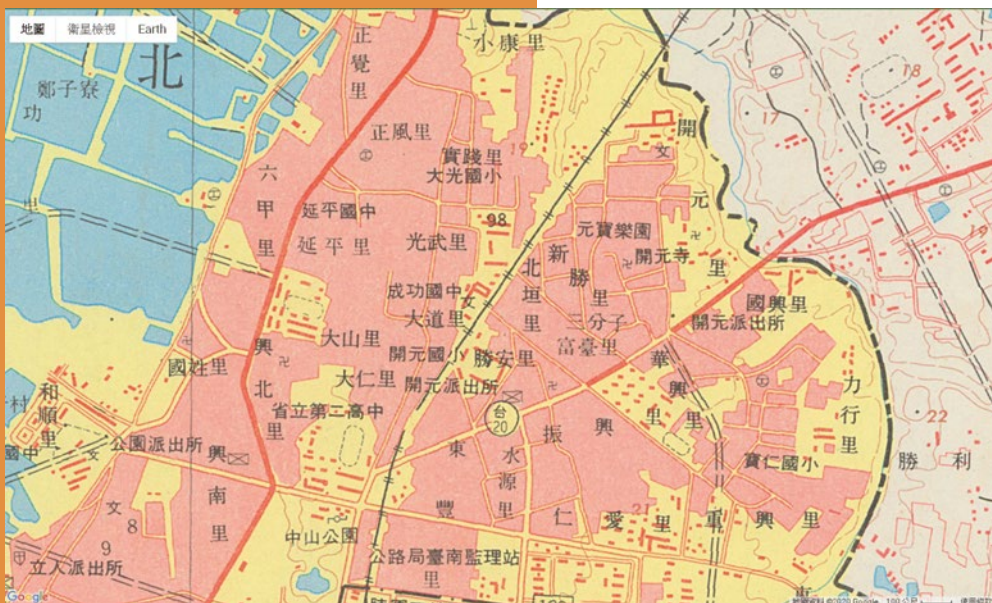
實上，「兵仔市」經過多次搬遷，據說更早期還曾位於今水仙宮永樂市場旁。1970、80年代，市場座落於現今成大學生飲食範圍的育樂街上。隨著校區的擴張，鄰近的軍區範圍也隨之縮小，阿兵哥到此採購的需求逐漸減少，一路遷移到現今的崇德市場，最後才落腳在永康現址。

有趣的是，在大家的討論之中，出現了一個不同版本的插曲。里民傅大哥說，遷至崇德之前，一度曾先落腳在小東路上的「小東市場」，後來因故經營失敗，才改至崇德。他對這段過往的真實性十分有信心，因為他當時就親身歷經了這一段短暫的歷史。他當時就在市場裡賣生鴨肉，每天都要推兩百隻鴨到曉東市場做生意。後來一分为二，有些攤販去了崇德，有些就移往永康。永康的市場保留下兵仔市的專稱，但事實上，「專門做阿兵哥生意」這個說法，實際發生的場域只有育樂街時期。

無論你喜不喜歡育樂街的食物，不可否認的是，育樂街與每一位成大學生都有過「關係」，與校區比鄰而居的育樂街社區或是中樓里，當地較為年長的居民可說是看著「成大」校園逐漸長程今日的模樣，更別說有為數眾多的學生就租屋在這兩個社區內。就住在這裡，但卻從未真正了解過「這裡」，四年過後的大學生涯，學生真正認識的，是否是「完整的」成大校園生活呢？

2020年系列課程，中樓社區開始累積社區故事能量的第一步。





1972-1982年中樓里與週邊地圖（資料來源：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，「臺南市圖1982」，<https://gissrv4.sinica.edu.tw/gis/tainan.aspx>）。

三、遙遠的距離：里民記憶中的校區

中樓楊里長原先是名美術教師，祖父和父親一直都擔任中樓的里長一職。日治末期，一家從臺南舊縣區的安定鄉舉家搬遷到中樓謀生。楊家擔任里長的家族經歷，要從祖父說起，從日治時期的保正，到戰後持續擔任里長職，一直到現在，連續當選多任民選里長。楊里長因祖父的關係，小時候常坐在爺爺的腳踏車上，跟著「第一代」楊里長到處去巡邏，也就對周邊的發展歷程，再熟悉不過。

中樓里民印象中的勝利路，和當代十分不同，例如楊里長就習慣以「軍醫院」或「公路局」來稱呼力行和成杏校區。1980年代，勝利路被804軍醫院的圍牆一分為二，中樓里屬於勝利北路，要往勝利南路，必須繞道而行。力行和成杏校區南半側為軍醫院，北半部則是當時尚未遷移到現址的臺南監理站，習慣人習慣稱為「公路總局」。勝利路南北段貫通，是軍醫院納入成大校區後的事情了。

這些地景的變化，都清楚載明在成大校方網頁上的「成功大學簡史」¹，紀錄了校區逐步擴增至今日樣貌的過程，隨著不斷增加的「XX校區」增列在清單上，對里民而言，卻是習慣活動的開放空間逐步「消失」的過程。

就近到成大校區散步、運動，是許多里民的日常習慣。楊里長感慨說起，曾經有一條已消失的「進豐路」，連接力行校區和中樓里，里民要進到校區散步，不必繞道至勝利路。某日，校方卻突然關上這條「捷徑」的出入口，長期以來的習慣，突然不得其門而入。當時的里長仍是楊里長的父親，他曾嘗試與校方溝通，希望校方能對居民恢復開放，再度與校方的溝通上「不得其門而入」，找不到願意對口協商的單位。

為發展為更具規模的「學城」，以及考量學生使用空間的各種衡量下，校區的發展與擴張，這些住在學校周圍的居民勢必受到影響。然而，校園的圍牆區分了「城內」與城外，決定設置哪些出入口，又用什麼樣的標準來設置開口，決定權力在校方，為了有效的集體管理，關上一扇小門，是校方行政裁決下的「最佳」選擇。居民感受到的不只是校方關閉一扇看得見的門，更是與地方友善互動、無形的門。

¹ 資料來源：國立成功大學網頁，<https://web.ncku.edu.tw/p/412-1000-48.php?Lang=zh-tw>



要如何再次「打開」雙方之間的門？衝突與對立不盡然是唯一的選項，有沒有可能，透過里民與校園共享的生活記憶與地方歷史，成為學生入學後第一堂與「地方」建立關係的基本課程，認識一位「在地人」，或是紀錄一段學校空間變化的歷史？近一步的，里民也有機會成為成大博物館特展說故事的主角，將過去生活記憶轉化為校史的一環，和平友善地搭建起雙方互通的「道路」。

四、向社區學習：作為學生探索地方歷史的社區田野

楊里長用自己的美術專業背景，以繪畫為工具，帶著有興趣的里民一起紀錄過往的生活記憶。筆者本身從事陶藝教學工作，2020-2022年獲楊里長邀請，擔任文化部和臺南市文化局社區營造系列課程講師²，課程過程中筆者運用各種媒材創作，引導里民習慣拿起麥克風，暢談自己在社區生活的經驗與地方的歷史。

每週一次的社區課程，就成了筆者的田野訪談現場。習慣以口訪談來進行田調的歷史系學生，最清楚有一種最難將訪問持續下去的情況，就是田野報導人面對與自己生活相關的「小歷史」，經常會認為小人物的歷史不值得一談，歷史是屬於英雄人物的篇章，沒有太多值得分享的必要，不出三句就會說出「這沒什麼特別的」，一語結束訪問者精心準備的訪綱。

如何讓居民覺得自己的過去「很有什麼」，是筆者在初期不斷嘗試的關卡。所幸這並不是一個陌生的田野，現場有楊老師這一類型的領導人物在場，由

²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社區營造計畫，計畫名稱「大北門、城腳」一中樓仔·白鷺鷥。「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補助作業要點」自主參與類，計畫名稱「『故鄉思相枝』一中樓樂齡·鹹、酸、甜」



2020年系列課程，中樓社區開始累積社區故事能量的第一步。

他作為開場，先是分享他自己小時候的例子，侃侃而談也樂於分享的楊老師，做了最佳示範，接著是與他同年級一起長大的同學，開始分享起成大育樂街的「兵仔市史」，說起各種與自己生命史息息相關的「小歷史」……

對年長的里民而言，前半段的人生歲月裡，東豐路兩側並不是分隔的兩個世界。出生於1930年代的里長二姑姑楊月霞女士，回憶小時後幫忙家務、種菜養豬的過往，「小時候家裡務農，家戶都會養一兩頭豬，我們家就養在現在醫學院的空地，還會種些地瓜葉，我放學後都要去幫忙餵豬。」

這些早已毫無痕跡可循的「生活史」，若不是由在地的「原」住民們緩緩道出，我們也無機會認識半世紀前校區的樣貌。原來成大校園裡，曾經有幾頭豬在此生活，和軍醫院嚴肅的形象，十分不同。

等待著被了解認識的「地方」和在地「原」住民，就在學「城」的腳底下。雙方認識的第一步，就從打開雙方都看不見的「圍牆」開始。

